

快餐文学坊

第二辑·散文
报

编辑:快餐文学报编辑部 出版: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策划:于文胜 总主编:温情 本册主编:葛一敏 责任编辑:王为民 书籍设计:文昊 党红

小
民
安
家

关于安家的记忆,从“吱吱呀呀”的声音开始。在人力的拉动下,石碾与胳膊粗的麻绳纠缠在一起,发出的吱呀声,从二十八年前,一直延绵到今天,每次想起,我的眼里就会蓄满泪水,仿佛那声音,是父辈的梦想与艰难的现实摩擦发出的痛苦呻吟。可在我的记忆里,那声音,又分明是欢快的——父亲与母亲,那时他们多么年轻,汗水不停流淌的脸上,分明写满了快乐。时光是无情的,可以消解一切的重,而时光本身,又有着重量,许多看似轻

父与子的战争

王十月◎著

南头关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,他横亘在城乡之间,把我的世界一分为二。我对特区的了解始于南头关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,我和村里的几个同龄人初中毕业了,在家无所适从,感觉乡村生活像一个

关

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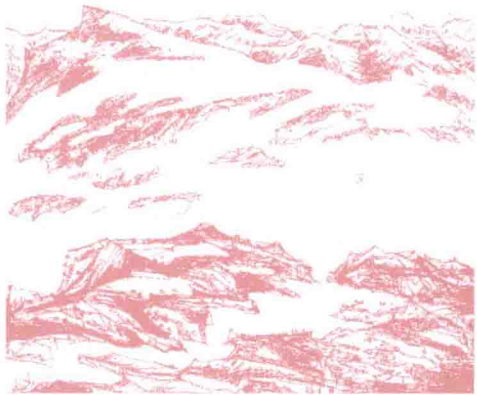
那坚固的铁罐,连在铁罐子里的呐喊声也是那么的微弱,于

是几个人一商量,决定逃离乡村,去闯深圳。当我们凑齐了路费时才知道,要进入特区必须要过南头关。过南头关的合法途径,是获得一张边境证。

80年代末期,一个农民要想获得一张边境证,是件很困难的事情。一群乡村叛逆的青年想要获得边境证,更是难上加难。别的地方如何不得而知,总之在我们那儿,你必须要用一系列红色公章来证明你的

烂尾楼

一般来说,骗人的招工启事往往会写上诸如“本厂出粮准,加班少”之类充满诱惑的字眼,而字却写得东倒西歪。这则启示上的字却写得相当漂亮,一看就是习过帖的。几乎没费什么周折,很快就找到了招工办事处。走进招工办,办公室里面装修得倒还漂亮,打扫得也干净。一前一后两张桌子,前面坐了位小姐,桌上竖张牌子:报名处。后面坐了位穿着讲究、理着平头的男子,男子戴眼镜,打领带,看上去



快餐文学坊

报

父与子的战争

王十月◎著

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父与子的战争 / 王十月著. — 乌鲁木齐: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: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, 2013.12
ISBN 978-7-5469-4383-1

I. ①父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28411 号

选题策划 于文胜
总 主 编 温 倩
本册主编 葛一敏

父与子的战争 王十月 著

责任编辑 王永民
制 作 乌鲁木齐标杆集印务有限公司
出版发行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
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
地 址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5 号
邮 编 830026
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 mm × 1 092 mm 1/16
印 张 10
字 数 95 千字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69-4383-1
定 价 26.00 元

本社出版物均在淘宝网店: 新疆旅游书店 (<http://xjdzx.taobao.com>) 有售, 欢迎广大读者通过网上书店购买。

目 录 || Contents

寻亲记 / 001

总有微光照亮 / 011

小民安家 / 024

关卡 / 045

声音 / 058

烂尾楼 / 078

冷暖间 / 088

我是我的陷阱 / 097

五后记 / 109

父与子的战争 / 127

寻亲记

1996年,我在深圳松岗某厂当杂工,二姐在东莞长安。姐弟俩说起来相隔不远,却难得见上一面。二姐1992年就来南方了。二姐来南方打工是为了还债,家里盖房子欠下了很多债,如果靠种地,估计驴年马月也还不清。二姐和二姐夫只好把两个孩子丢在家里出来打工,他们出来时,小女儿才刚刚会走。二姐刚开始一直在东莞长安的一家电子厂做焊锡工,焊锡工是典型的熟练工,技术含量几乎可以省略,工资自然也就少得可怜。

她们的厂很大,很正规。越是正规的大厂,管得越严,要去看一次二姐,简直难于上青天,没有厂牌,有时连工业区都进不了。就算趁保安不注意蒙混进了工业区,也只能隔着宿舍的铁栅栏说上几句话。

来南方第一次见到二姐时,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那个瘦弱的女人是我二姐。我记忆中的二姐,是那么的漂亮、年轻。当年在村里,二姐可是公认的美人。四年的打工生活,让我青春美丽的二姐



看上去像是老了十岁。二姐见到我，脸上开满了笑，她接过我肩上的包，问我一路上顺不顺利，有没有被卖猪仔。我说什么是卖猪仔？二姐笑着说，就是坐车时被人转来转去。从广州坐到东莞，我转了八次车，买了八次票。二姐说，平安到了就好，下次直接在省站坐车，不要坐广场上的车，那些车里有背包党，专门斩人的。二姐又问我有没有挨打。我说我每次都老老实实交了钱，他们没打我。刚走出广州站时，我的心里是无限兴奋的，我在心里冲着广州的天空说：广东，我来了。我觉得，来到了珠三角，我就要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了；我就可以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击水三千里了。然而那些卖猪仔的给了我一个下马威，他们让我清醒地认识到，未来的路，将是艰难重重的。

二姐又说，没有打你就好，我一直担心你这脾气不好，遇到背包党了你和他们蛮干。

二姐对于我损失了七倍的车费似乎并不在意。在她的心中，弟弟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。后来又见到了妹妹，妹妹和二姐在一间厂打工，但不是一个车间，又不是同一间宿舍，加之厂里是三班倒，姐妹二人在同一间厂，有时也得十天半月才能见上一面。

我住在了姐夫打工的长安镇长富家具厂。他们那间厂不大，百十号员工，管得不太严，这给了我偷偷溜进员工宿舍的机会。只要进了宿舍，基本上就安全了。姐夫他们厂的宿舍很大，里面乌漆抹黑的，一间宿舍里有几十架铁架床，走进宿舍，简直就是走进了迷

宫。钻进床里，拉上床帘，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开始几天，白天出去找工，自觉是个人才，梦想找个仓管、文员什么的，不屑当普工。晚上回来，就到长富家具厂背后的美泰玩具厂看电影。我记得有一次看的是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》，当时只觉得好看，有几处感动得我偷偷蹲下来流泪。那时我并没有想到将来会走上写作这条路，也还不知道白先勇是谁。看到白先勇的小说，是十年后的事了。当时找工作并不顺利，经过了半个月的折腾之后，晚上再也没劲出去看电影了，偷偷摸进宿舍，转眼就睡着。手中的钱也用光了，我又不想向二姐借钱，只好降低要求进厂当杂工。这间厂加班很厉害，每晚都要做到十二点过，冲完凉（这里把洗澡叫冲凉），差不多就到凌晨一点。自从进厂后，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二姐了。

有一天晚上，二姐下班后，约了妹妹过松岗来看我。她们到了厂门外，希望保安能叫一下我，保安没有理会二姐的请求。我记得那是在冬夜，珠三角的冬夜，虽不像故乡那样寒冷，却也有几份寒意。二姐和妹妹就这样站在厂门外，一直等着我下班，结果她们等到了晚上十一点半。必须回去了，再不回去就没有车了。我可以感受到二姐当时失落的心情。发工资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两包“红双喜”牌香烟送给保安。工友告诉我，不给保安送烟，保安是不会喊人的。在这里，很多厂的保安除了喊人要送烟之外，代收挂号信也要收两块钱。我送给保安两包烟，觉得还是不放心，又加了十块钱。我不能让我的二姐下次再来找我时找不着。

出粮（这里把发工资叫出粮）的那一天，我去了一趟长安，去找



二姐。才得知二姐已离开长安,去了宝安的石岩镇,找妹妹也没找着。没过多久,我就收到了二姐的来信。二姐在信中说,她花了两百块钱学了一个星期的电车,现在终于有一门技术了。二姐很高兴,说她进了服装厂,一个月可以拿到六百块。从此,二姐就一直在服装厂打工,这一做就是十年,一直到现在。二姐常说,等到两个孩子都毕业了,她也要休息了。她实在是太累了。可是她不敢松懈,她一松懈,这个家庭也就完了。二姐的两个孩子都很懂事,儿子在东莞读技校,学的是模具制造,一年的学费、生活费要一万多。女儿在读初三,成绩很好,她是一定要上高中,要上大学的。二姐夫多年来一直做木工,做了很多厂,得了职业病,也没有地方负这责任,四处求医,花了很多钱,也没能治好。这样,我的二姐一个人打工,要供两个孩子上学,还要供姐夫治病。她只有拼命加班。后来,当我再一次见到二姐时,我听二姐说,她已经有几个春节都没有休一天假了。珠三角的服装厂大多数是做来料加工的。来料加工赚的就是一点人工,因此这边的服装厂工价大多很低。

一晃有几个月没有见面了。在珠三角打工,探亲访友是一件极麻烦的事。特别在早几年,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,差不多的打工者都配有了手机。那时的打工者,有一个寻呼机都是很奢侈的梦想。打电话到厂里,要找一个普通的员工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有时趁着一天假期去探亲访友,很可能是花了时间却没有找到人。我在珠三角这么多年,我的哥哥姐姐和妹妹们都在这边打工,但是我已有四年

没有见过我大哥,有三年没有见过我妹妹,和二姐也是经常失去联系。

二姐去了石岩之后,一直没有来看过我,也没有再来过信。我放心不下二姐,左等右盼,厂里终于出粮了。厂里有个延续的传统,出粮之后是会放假一天的,大家拿到了工资,有的要去购置生活用品,有的要寄钱回家。一天的假过后,又将是一个月的漫长等待。出粮的那天,我从松岗坐车去石岩看二姐。还好,这一次坐上了直达车,路上没有被人卖猪仔。只是车很挤,说好了是上车就走,却一直在立交桥下转来转去,直到把车里塞得满满的才上路。找到二姐打工的制衣厂,已是上午十点过了。我求保安帮我去叫一下二姐。保安看看我说,王敏?哪个车间的?我说不知道。保安说,这么大的厂,哪个车间的不知道我怎么帮你叫?再说了,上班的时候是不让出来的。我问保安厂里几点钟下班,保安说十二点半。于是我就在厂门口等。等到下班的时候,一声铃响,厂里响起了一片欢呼声。接着从厂房门口就涌出了一大片穿灰色工衣的打工妹。她们尖叫着,几乎是带着小跑地冲出了厂门,灰色的人流像潮水一样汹涌而出。我站在大门旁,紧张地盯着从厂门口涌出的灰色人流,渴望在人流中发现二姐。人流就这样持续涌动了十多分钟,才开始变得稀疏起来。二姐一直没有出现。等到保安“咣”的一声拉上铁门,二姐还是没有出现。我拦住了几个打工妹,问她们王敏还在厂里面上班吗?她们都摇头说,不认识王敏。

中午,我买了两个馒头胡乱填了一下肚子,又站在厂门口等。



我想可能是刚才出厂时人太多了，我没有发现二姐。我守在厂门口，希望在二姐上班时遇见她。过了不到十分钟，就有三三两两的工人陆陆续续往厂里走了。我不停地拦住她们问：

老乡，你们认识王敏吗？

靓妹，你们认识王敏吗？

得到的都是摇头，或者反问一句是哪个车间的。我说不上来，她们就表示爱莫能助了。

进厂的人渐渐多了起来。大家都面无表情，脚步匆匆。

我熟悉这样的表情。这是珠三角打工人们惯有的表情。她们总是这样形色匆匆心事重重，她们出门时也和我一样，怀着对城市生活的无限向往和热爱，怀着成为城里人的梦想，走进了珠三角大大小小的工厂。她们当初踏上南方的土地时，肯定也和我一样，有过兴奋，有过天真，有过冲着天空大喊“广东，我来了”的冲动。然后走进了大大小小的工厂，坐上了流水线，开始简单轻率地复制生活。大多数人的梦想，就年复一年在流水线上悄悄地流走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在某个疲惫的夜晚，躺在铁架床上的她们，开始怀念某段曾经昙花一现的爱情，或某个曾让她们心动的男孩的身影时，才蓦然惊觉，一生中最美丽的青春年华已在南方的流水线上一去不复返了，而她们以青春为代价换来的却是微薄的薪水和一个农民工的称谓。多年以后，我读到了诗人郑小琼写的一首名叫《黄麻岭》的诗，禁不住当着众人的面放声大哭。我想到了当年去寻找二姐时的情形，想到了我的二姐、妹妹，我曾经熟悉的打工姐妹们。

请允许我把这首诗抄录在这里，以表达我对诗人的尊敬：

我把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安顿在这个小镇上/它的荔枝林，它的街道/它的流水线一个小小的卡座/我在它的上面安置我的理想，爱情，美梦，青春/我的情人，声音，气味，生命/在异乡，它的黯淡的街灯下/我淋着雨水和汗水，喘着气/我把生活摆在塑料产品，螺丝，钉子/在一张小小的工卡上……我生命的全部/啊，我把自己交给它，一个小小的村庄/风吹走了我的一切/我剩下的苍老，回家/

诗人是个打工妹，她在一间小小的五金厂打工。可喜的是，她对我们这个群体的悲情有了清醒的认识。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，是不会去这样思想的。我们想得很简单，那就是一天做了多少货，厂里什么时候出粮。我们只关心钞票和粮食，透支自己的健康。除此之外，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揪心。至于尊严，那是一个奢侈的理想。毫无疑问，我的二姐也是这样的一个普通打工者。她是一名车衣工，每天要坐在电车后面飞快的车衣。她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是某一天曾经创纪录地车过多少件衣服。她最大的梦想是每一天能领到好做一些、工价高一些的货。她曾经的梦想早已不再，她现在的全部天地，就是家庭和孩子。而不停地车衣，就是她带领家庭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。二姐已有多多年没有见过她的孩子们了。多年以后，二姐对我说，那一年她回到家中，远远看见两个孩子在家门口玩耍，她朝孩子跑过去，把孩子们抱在怀里，孩子们却吓得哭了起来。



孩子们已认不出她。二姐对我说起这些时，眼里含着泪花。

我胡思乱想着，在厂门口等着我的二姐，可是二姐的身影一直没有出现。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，终于有一个女工告诉我说王敏不在这间厂里做了，她告诉了我另外一间工厂的名字。

那间厂的规模看上去并不是很大，我找到的时候，厂里已上班了。我问了保安，保安说厂里上班时管得很严，不让出来会客的，而且通往车间的楼梯是锁着的，这样可以防止工人在上班时开小差。保安对我笑笑说你就慢慢等吧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实在是无能为力。保安是一个话很多的人，于是我就站在厂门口和保安聊起了天。保安说他认识我二姐，说是刚进厂的。保安说这间厂的工资很低，加班很厉害。老板是本地人，洗脚上田，没什么文化。保安问我在哪里上班，我说在松岗。我没有说我在厂里当杂工，而是随口吹牛说在写字楼里做。保安问我能不能介绍人进厂，他说他有个堂妹刚来广东，还没有找到工作。我说我们厂里加班很长。保安说没关系。我说我们厂里生活很差，天天吃空心菜。保安说也没关系。我说我们厂里要押三个月的工资，保安说那就算了。

这是一间小厂。生产，住宿，吃饭在一起。整个厂就是呈口字形的四幢楼，前面一幢是写字楼，后面一幢是食堂。左面是车间，右边是宿舍。这样的工厂是属于有着严重安全隐患的企业，是严令整改的对象。但这样的厂现在还是很多，当时更多。

保安很能侃，我猜他最少读过高中。一问，果然。保安说他是高

中毕业的,他伸出腿来说,腿坏了,要不怎么会做保安呢。保安的腿得了一种怪病,突然就伸不直了。多年后,我成为一名记者,在珠三角的工厂里调查职业病的情况,我想起了这个保安。我猜想他的这种莫名其妙的怪病很可能就是苯中毒,因为当时保安告诉我,他之前一直在箱包厂做工。箱包厂、鞋厂、丝印厂,这些都是苯中毒的高发区。

我们又聊那道锁住的门。我记得,我们当时说起了多年前震惊全国的葵涌大火。保安说那一年他刚出门打工,他就在葵涌。那次大火他是知道的,那真是惨不忍睹,几十条人命啊!太惨了!要是当时车间门没有锁上,可能一个人都不会死。我们聊着维权,聊《劳动法》。

保安边和我聊天边注意着工厂的出口,又不时地抬头看时间,一下午就这样过去了。保安过去按响了电铃,厂子里就响起了一片尖叫声。

保安去帮我叫二姐。他站在工厂中央大声喊:王敏,你弟弟找你。

过了一会,我就看见二姐像一片秋叶一样飘向了厂门口。我和二姐隔着工厂的铁栅门说着话,二姐问我怎么找到这里的,又问我吃了饭没有,又问了我厂里的情况。我也问二姐的情况。

下班的时间是短暂的。我们还有很多的话没有说,保安就摁响了上班的第一遍铃声。我看见二姐的眼里闪耀着泪花。我和二姐很久没有见面了,我真想和二姐多说一些话。二姐从铁栅栏里面伸出



手来，握着我的手。二姐摸着我的手说，弟，好好做，努力，上进，不要得罪人，下班后不要在外面跑，外面不安全。二姐说，我们兄妹几个，你是最聪明的，姐相信你会有出息的。我点点头。这时保安摁响了第二遍的上班铃，二姐眼里的泪就滚了出来。二姐松开了我的手，说，姐要上班了，你回厂里去，一路上小心点。二姐说着转身跑进了车间，我的泪水也控制不住地往下淌。和保安道了别，回到厂里时，已是晚上十一点。

没过多久，我就离开了那间工厂。当我再一次去探望二姐时，二姐又离厂了。听说去了宝台厂，我找到宝台厂，厂太大了，根本不可能找到我二姐，我和二姐失去了联系。人海茫茫的珠三角，我无法找到她。后来我离开了南方去了武汉，1998年又去了佛山，直到2000年，我再次来到深圳宝安，在一家打工期刊当起了编辑，二姐偶然的买回了那本杂志，在上面看到了她弟弟的照片和名字，于是拨通了编辑部的电话。我再次见到了二姐，其时，离上次见面，已过去了整整四年。

总有微光照亮

我要说说南庄，这座珠三角的小镇。说说这小镇的灰尘，噪音，人和事。

南庄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压抑的。这珠三角的工业陶瓷重镇，差不多百分之九十的工厂都生产建筑用陶瓷。踏上南庄的土地，耳朵里塞满了巨大的机器轰鸣声，一根根高大的烟囱林立着，让这座小镇的表情显得怪异莫明，噪音太大，反而失去了声音，只有那些烟囱无声地往外喷吐着青灰的烟。烟太多了，无法飘散，在天空堆积成厚厚的阴霾。整个南庄的天空和大地、工厂和河流都被涂抹成了灰褐色，连树上也浮着一层厚的灰，连打工者的衣服和脸色也是灰色的。让人想起一个叫尚扬的油画家和他笔下的风景。

第一次走进南庄，心里升起本能的反感。悲哀地想，这就是我将要生活的地方?!无论这小镇是否接纳我，也无论我是否喜欢它，我都要把想办法把自己的身影像钉子一样钉入它的身体，除此之外我别无选择。生存——这是我的当务之急。当人生的目标被简化



为“生存”二字时，其他的言语都显得极为奢侈、可笑。生活，生存，一字之差，无异天壤之别。灰色的风景中，我背着一个硕大的黑布包，无声无息地行走在图画中。多年以后，我回想这一幕，回想当时内心的茫然时，依然能看见一个灰色的影子飘浮在黑暗里，像一丝烟飘浮在梦中。而当时的时间，是公元1998年。当时的我，在外打工多年，然后回家搞养殖，最后将打工多年的积蓄打了水漂，欠下一屁股的债。我出门的目标很简单，找一份苦力活，挣钱还债。我计划用三年的时间还清欠债，还清欠债之后的计划，当时还不敢去设想。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：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可是当近忧都无法解决时，远虑往往会显得华而不实。八年之后，当我从异乡漂泊到异乡，在另外一个叫31区的城中村里写作一部名叫《31区》的长篇小说时，我心里浮现起来的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意象，黑暗中的一道微光。是这道微光指引着我走出了生命的黑暗。说黑暗并不准确，我也无意去渲染那些尘封的黑暗，毕竟有一道微光在照亮着我，照亮这南方雨水丰沛的小镇。

在南庄，我最先遭遇到的是两个治安员。两个治安员，身穿迷彩服，手提橡胶棒。我心里一惊，暗暗叫苦。对于一个曾经在南方打过工的人来说，知道遇到了治安员，绝对不是什么的运气。迅速思考对策：手摸进口袋——谢天谢地！从湖北到广州的火车票还在！身份证也在！心里平静了不少。

暂住证，身份证。治安甲说。

我刚来广东，这是我的车票，这是我的身份证。我把能证明我

初来乍到，还不需办暂住证的证件、票证一股脑儿递过去。

治安接过我的车票和身份证，瞟了一眼，指着我的包说：打开。

放下包，把里面的衣服一件件往外掏。掏到底下，是书。一本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《宋词鉴赏》，一本《围棋定式》。书底下是两盒围棋。这两盒围棋，是我在家养猪最困难时候买回的，花了四十五元钱，磨砂的棋子，粒粒均称，黑子深沉，白子浑厚，没有劣质棋子的贼光，我很喜欢。棋买回家，被妻臭骂一通，说“栏里的猪都没钱买饲料喂了，还有心玩棋。”我无语。自己和自己下棋，打发心中的无聊与苦闷。上广东时，背包很沉，我决意要带上它。我知道，未来的生活，将会是枯燥的。生活可以枯燥，但我不能让心灵干涸。

这是什么？治安乙问。

打开棋盒，里面露出了圆润的白子，又打开了另一盒，露出了晶莹的黑子。

这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用来搞破坏的！治安乙抓起了一把棋子，瞪着我大声喝问。

治安甲笑着对治安乙说，这是围棋，我见过的。爱下棋的，也是文化人，算了，让他走吧。

谢天谢地，没想到一盒围棋让我有惊无险。

南庄实在是我的幸运之地。在南庄的一年多，包括刚开始的那近一个月找工之旅，在我绝望时，在我悲伤时，在我迷茫时，在我无助时，总是有温暖不期而至，像火把，照亮我的孤独。找工并不顺利。我去南庄，本是投奔在陶瓷厂当搬运的大哥，希望能通过他的介